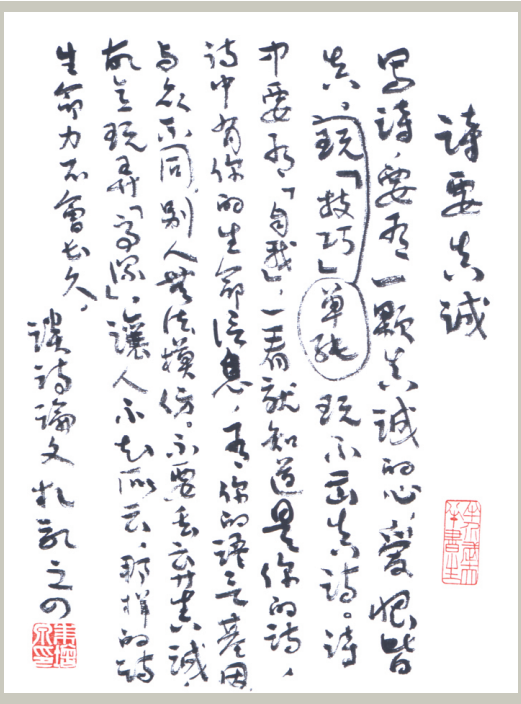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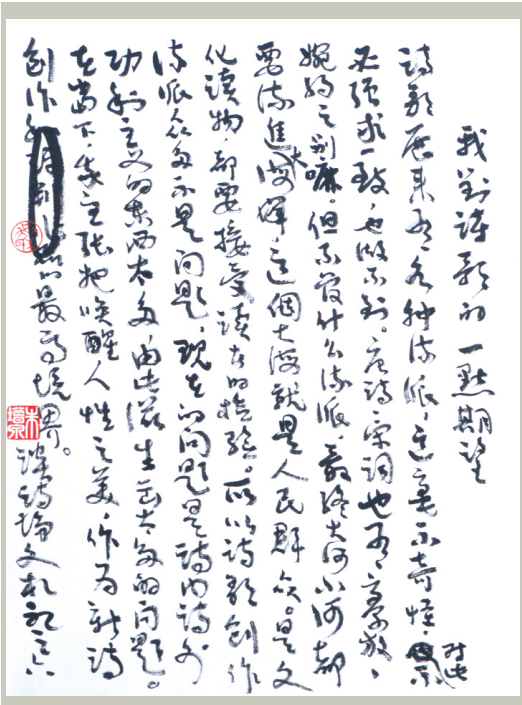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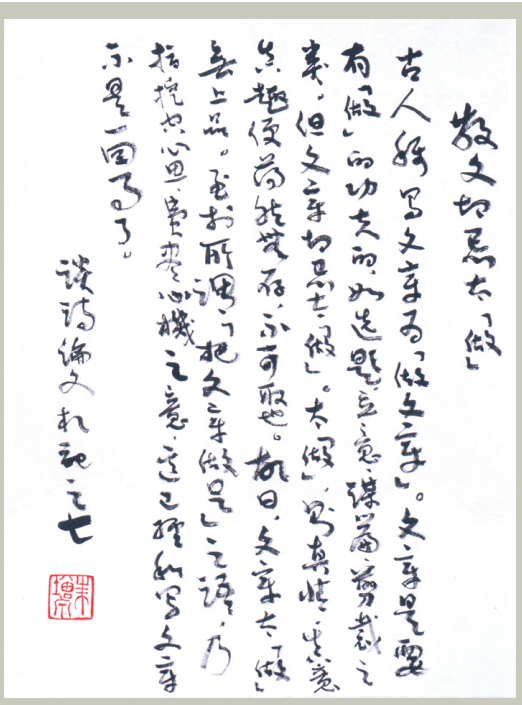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现代文学馆
馆藏作品

朱增泉《谈诗论文》书法手札赏析

 <p>我的业余写作</p> <p>我是军人，不是诗人。写诗，写散文，纯粹是我的业余爱好。性情所至，爱之好之，欲罢不能，欲弃不忍也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一</p>	 <p>我的政治抒情诗</p> <p>我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，有短章，也有长诗。我的政治抒情诗突破了以往的一些禁忌，有赞美，也有批判。我的心始终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搏动。我对改革开放欢欣鼓舞，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。我十分担心“左”思潮死灰复燃，因为中国具有这种社会思想文化基础，前不久出现的所谓“唱红”，就是这样的恶例，对此不能失去警惕。我写政治抒情长诗，一任感情奔涌流泻，使我的政治情怀得以充分释放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二</p>	 <p>军旅诗三昧</p> <p>我认为军旅诗需具备三昧。其一要有兵味；其二要有硝烟味；其三要有人情味。三昧兼备，军旅诗定能开创新的局面，赢得读者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三</p>	 <p>诗要真诚</p> <p>写诗，要有一颗真诚的心，爱恨皆真。单纯玩“技巧”，玩不出真诗。诗中要有“自我”，一看就知道是你的诗，诗中有你的生命信息，有你的语言基因，与众不同，别人无法模仿。不要丢弃真诚，故意玩弄“高深”，让人不知所云，那样的诗生命力不会长久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四</p>	 <p>新诗现状之我见</p> <p>当下诗歌的“混乱与衰落”，应到中国社会的社会大变动中，从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、思想、文化大变动的背景中去找原因。时代的洪流，改革开放的洪流，必然要冲乱中国新诗的旧秩序。尤其是冲破了极“左”思想的禁锢。人的自我意识在觉醒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增多，这一切，都必然会对中国新诗发展产生重大影响。再想用“舆论一律”的方法去拉回诗歌旧秩序，显然已不可能。诗歌不是理工科，有人提出搞“顶层设计”统一新诗写法，可笑也！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五</p>
 <p>我对诗歌的一点期望</p> <p>诗歌历来有各种流派，这毫不奇怪，对此不必强求一致，也做不到。唐诗、宋词也有豪放、婉约之别嘛。但不管什么流派，最终大河小河都要流进大海，这个大海就是人民群众。是文化读物，都要接受读者的检验。所以诗歌创作流派众多不是问题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诗内诗外功利主义的东西太多，由此滋生出太多的问题。在当下，我主张把唤醒人性之美，作为新诗创作的最高境界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六</p>	 <p>散文切忌太“做”</p> <p>古人称写文章为“做文章”。文章是要有“做”的功夫的，如选题、立意、谋篇、剪裁之类；但文章切忌太“做”。太“做”，则真情、真意、真趣便荡然无存，不可取也。故曰，文章太“做”无上品。至于所谓“把文章做足”之语，乃指挖空心思、费尽心机之意，这已经和写文章不是一回事了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七</p>	 <p>我的散文风格</p> <p>我写散文有点“笨”，用的是“搬石头垒墙”的方法，干活不偷懒，但不够灵，不够抒情。有一个词叫“笨重”，读者觉得我的散文比较大气、厚重，大概与我的写作方法比较“笨”有点关系。别人用旺火爆炒三鲜，我用老铁锅慢火煨肉，各有各的风味，各有各的读者群喜爱。我相信质朴的力量，质朴是有生命力的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八</p>	 <p>思考的力量</p> <p>我的散文是属于“大散文”这一派的。大，就有一些“大”的标志。例如，我喜欢写一些重大题材，思考一些重大问题，习惯于从大处着眼看世界，从大处切入写文章。评说一些重要历史人物，也喜欢分析他们的大得与失，如此等等。思考是有重量的，读者会随着你的思考沉下心来，伴随你一起思考问题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九</p>	 <p>我的战争史笔记</p> <p>我身为将军，平生有两个心愿，一是经历一场战争，二是把中国古代战争史捋一遍，这两个心愿都实现了。我写出五卷本战争史笔记，不仅是为了探讨中国几千年的战争经验，更是为了通过几千年战争历史，探讨各个封建朝代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。观照中国几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来思考今天的某些问题，是会有所裨益的。</p> <p>——《谈诗论文札记》之十</p>

战火中炽烈绽放的爱心

□王 蔚



今夏暑期档，由曹曦文、凌潇肃、傅程鹏主演的电视连续剧《战火中的花蕾》在湖北卫视、黑龙江卫视先后播出后，收视排名始终名列前茅。该剧是国内首部聚焦战争孤儿题材的红色剧。在竞争火热的暑期，它能够冲出《精忠岳飞》《全民公主》等一线卫视大牌暑期剧“围剿”并在关注度和收视率上与之分庭抗礼，实属不易。

近来，抗日题材影视剧数量泛滥，内容过度娱乐化等问题多次被提及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如何制作出精品严肃抗战正剧成为许多制片方思虑的问题。《战火中的花蕾》制作方以真实历史为依据，不靠“雷人”吸引观众，靠的是深刻的主旨、感人的剧情、平实的台词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。在没有任何

牌艺人的前提下，《战火中的花蕾》取得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。

该剧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，讲述了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成千上万战争孤儿得到救助的故事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男女主人公在战火中拯救落难孤儿，在带领童难冲破日军的层层包围中经历了战友的牺牲、爱人的背叛以及各种磨难，虽死无悔。

剧中除了对战争孤儿的主线描写和宏大的战争场景以外，男女主人公鲜明与沈君怡之间的感情线也是看点之一。曹曦文扮演的沈君怡是一位战地记者，一个敢爱敢恨的奇女子，她与方黎明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坚不可摧，让人感动，两人相互扶持，共同拯救战争孤儿，将此视为自己终身的事业，是孤儿们亲爱的“爸爸妈妈”。

《战火中的花蕾》打破了以往抗战剧的藩篱，剧中很多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，在抗战题材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情节，它所传递出的人间大爱和正能量也是映照现实的。剧中的孤儿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险却仍旧保有昂扬的精神，吸引了不少暑假假的危险子，为了弱势群体甘愿奉献爱心。中华民族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和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传统美德蕴含其中，这部戏也透过战火纷飞中“花蕾”们的被呵护、被浇灌、被培养，再一次呼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品德和精神。

理查德·塞拉的中国式简约

□武子杨

说，朴素的材料是他艺术生命的一部分，材料的肌理和表面的质感，使人产生联想，给人某种启迪。

理查德·塞拉的绘画，多用墨、木炭和蜡笔，构图简约，基本上只用黑色。其作品中朴素的艺术语言，臻于化境的内敛含蓄，与古老东方拈花不语的玄理神境不谋而合。

极简主义减少任何有关个性的标志符号，拒绝自我意识的体现。

在作品《海平面》中，塞拉已经和他的雕塑与环境融为一体，散发出不可分的整体视觉力量。一如东方的“天人合一”，“天”是自然，人顺天而行，人和自然互通互融。

东方艺术在大大简化表象世界的同时，推崇艺术的精神性，这与西方极简艺术的表现手法很有共通点。只不过前者往往追求的是物我交融的和谐，而后者更强调一种理性的追问和表现。

“我想用雕塑的形式让空间发生变化”，理查德·塞拉如是说。当我们在塞拉半封闭的作品空间中走动，我们的确会感觉到一种空间的改变和延伸。

正如观看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不能只是静态地欣赏，而是要动态地移动。

理查德·塞拉曾经提到，东方的禅宗庭院给了他很多灵感。他的早期作品都是小规模站立观赏的。东方的启示改变了他的创作理念，开始创作规模庞大的雕塑，并使人们可以走入他的作品中。

在作品《序列》中，塞拉让两块巨大的S形的曲面钢板扣合在一起，东方太极般地延伸回旋。曲面之间的空地，在高高竖立的钢板里形成通道，迷宫般地伸展。观众可以从两条人

口进入塞拉的作品，一条进入一个封闭的空间，一条进入通道。通道时宽时窄，通道内的光线也时明时暗，仿佛是一种诱导，让观众迷失在那神秘的空间里。

塞拉制造了对“空间是什么”这一千古疑问的艺术式体验。

简约主义理念，其本质意义是一种思想方法，让空间和形式摆脱人们的司空见惯，改变人们观看的方式，理查德·塞拉认为：“如果你能改变人们观看的方式，就可能改变他们思考的方式。”

理查德·塞拉在造船厂长大，年轻时做过焊工，和钢板为伍。也许是特殊的经历，形成了他对钢板材料的特殊敏感。他重视这种“个人的”感知，认为“只有自己有独有的感知能给现实以意义”。这种老庄式的“任性逍遥”，是对审美标准的超越心态。“涤除玄鉴”，保持虚静，观照万物的变化和本源。

塞拉坚信：“没有两个人的感知是完全一样的，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方式去感知，只有我们每个人的真实感知才算。”“电视或者互联网等媒体所构造的虚拟现实，限制了我们的感知，不要让这以假乱真的虚拟偷走了你直接的体验。保持真实，保持它的即刻性。”

理查德·塞拉说出了当代艺术走向未来的一种理念，一种思维方式。重要的是个人活生生的感觉，因为只有个人的感觉才是真正不被潮流和标准所控制的东西。

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美学理念与理查德·塞拉作品的比较研究中找到共同的契合点。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走向未来，面对艺术家们追寻的“东方的文化身份”和艺术的“再中国化”等命题，理查德·塞拉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。